

『梧桐雨』里「明皇撃梧桐」故事探源

竹村，則行

<https://doi.org/10.15017/2332584>

出版情報：文學研究. 88, pp.21-34, 1991-03-30. 九州大学文学部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梧桐雨』里「明皇擊梧桐」故事探源

竹 村 則 行

一

最先明確提出白樸名作『梧桐雨』里「明皇擊梧桐」故事的重要性的是日本青木正兒博士。這裏的「明皇擊梧桐」是指盛唐天寶某日宮中宴樂時、在梨園弟子們的伴奏下、楊貴妃舞起霓裳羽衣曲、明皇（唐玄宗）手持筷子敲擊梧桐、即興伴奏的歡樂場面。『梧桐雨』里「明皇擊梧桐」這一故事、在第二折宮中宴樂、第三折馬嵬兵亂、第四折追憶楊妃各場面曾反覆出現。青木博士在對『元人雜劇』中的『梧桐雨』進行解釋時指出：「明皇擊梧桐」的故事是貫穿劇中歡樂與悲傷的主要綫索、并強調「這一劇作的動機、可以說就在于擊梧桐故事上」。此外、博士還從考索故事由來的角度、列舉了宋代徽宗『宣和畫譜』著錄的唐代畫家張萱的「寫明皇擊梧桐圖」、元代陶宗儀的『輟耕錄』中所記院本「擊梧桐」。對於元曲研究、本人完全是外行、只不過是出于對楊貴妃故事的演變有所關心、在青木博士所論的引導下、我對『梧桐雨』中「明皇擊梧桐」故事的由來進行了一些資料性的調查。其結果、使我明確了：作者白樸之父白華及其周圍的友人之間流行的「明皇擊梧桐圖」的題畫詩、與其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在此、請允許我利用本次機會、發表這一調查結果、并仰望得到各位的高見。

一般認為白樸的「梧桐雨」是根據白居易的「長恨歌」而作的。的確，從其正題「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酷似「長恨歌」中「秋雨梧桐葉落時」詩句，以及明皇與楊貴妃愛情發展方式等方面來看，確實如此。但是，題目暫且不論，我想聯系內容來論，表現「梧桐雨」主題的「明皇擊梧桐」這一情節，「長恨歌」中沒有出現。不僅如此，陳鴻的「長恨歌傳」、鄭嵎的「津陽門詩」、樂史的「楊太真外傳」等豐富穿插楊貴妃故事的中晚唐五代任何作品中，都找不出「明皇擊梧桐」這一故事。究竟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這一現象可以使我們推測「明皇擊梧桐」故事并非根據文字性文獻資料，而是根拠其它某種資料納入「梧桐雨」中的。

其實「明皇擊梧桐」的主題，原為盛唐玄宗以來，特別是愛好繪畫的宋金元歷代文人所着意描繪的畫題。這裡我想就「明皇擊梧桐圖」的變遷概況加以闡述。

「明皇擊梧桐圖」、現存作品未見。因此，這些畫的真實面貌、是否屬同一種類型、作者如何等々、我們只有根據畫題來想像。但是，既然這裡運用了「明皇」與「擊梧桐」這些字樣，按照中國典故的常規來看，這無疑是具有某種寓意、才描繪出如前所述的「明皇擊梧桐」故事來的。於是，在遺留下來的衆多描繪明皇故事的畫中，我只局限于關注那些包含「明皇」與「擊梧桐」這一關鍵內容的繪畫，來作進一步考察。

在北宋徽宗的内府所藏名畫目錄「宣和畫譜」中，有三例關於「明皇擊梧桐圖」的記錄：

張萱 寫明皇擊梧桐圖二 (卷五)

陳閔 明皇擊梧桐圖一 (卷五)

顧闳中 明皇擊梧桐圖四 (卷七)

其中，關於陳閱有如下注釋、

開元中，明皇召入供奉，每令寫御容，妙絕當時。

由此可知，是陳閱作為明皇的宮廷畫師，描繪出「明皇擊梧桐」這一主題的。

那以後，在杭州復興後的南宋輯錄的名畫目錄『宋中興館閣儲藏圖書記』中，仍有明皇擊梧桐的記錄。如：

明皇按樂圖二 明皇擊梧桐一

這也許就是北宋『宣和畫譜』三例記錄之一。

另外，宋代周密『雲烟過眼錄』卷二所記「莊蓼塘肅所藏」寶物中有：

顧閔中畫明皇擊梧桐一本

并附有「元（喬）仲山家物」一注。這也許就是『宣和畫譜』記載的顧閔中「明皇擊梧桐圖」中的一幅吧？

莊肅，號蓼塘，是宋元時期的藏書家。據陶宗儀的『輟耕錄』卷二十七所記，莊肅是一位十分有名的藏書家。他死後、

其財產為不孝子孫所蕩盡。喬仲山亦為當時聞名的藏書家。輯錄同時代人言行的鮮于樞『困學齋雜錄』中有「秘書郎喬

仲山云：」的記載，似可說明喬仲山與鮮于樞是同一時代的人物。王惲的『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二「題山谷苦荀

賦帖後」中云：

臨安漕副喬仲山，予為御史時臺小吏也。庚寅（一二九〇，世祖中統二七年）冬南行遺杭。仲山以是帖贖予，或有

以真贋為問者……

可見，喬仲山乃為當時有名文人，并與為「明皇按樂圖」留詩的王惲有過交往。

此外，記錄有關「明皇擊梧桐圖」論述的尚有：

明·詹景鳳『東圖玄覽』

明·陳繼儒『書畫史』

「梧桐雨」里「明皇擊梧桐」故事探源

明·楊慎「名畫神品目」⁽¹⁰⁾

明·祝允明「祝氏集畧」⁽¹¹⁾

等書。但這些終究都對作者、作品的虛實存有疑念。然而，這一事實却從另一方面足以使我們窺測到有關「明皇擊梧桐圖」的論述在明代會流行一時。清朝康熙皇帝的「佩文齋書畫譜」最全面地輯錄了各方面的論點。然而「佩文韻府」中的「擊梧桐圖」里却標明、

名畫神品 明皇

擊梧桐圖

——王維作

這似乎是楊慎的「名畫神品目」的誤引。王維本人并無此類記錄。

總括上述，從盛唐玄宗（明皇）開始，「明皇擊梧桐」就已成為宮廷畫家描繪的著名畫題，而後經宋金元三簡朝代廣為流傳，「明皇擊梧桐圖」遂成爲一幅頗有來歷的名畫。

三

金元代時，「明皇擊梧桐圖」的題畫詩，有以下八例（類似異題者除外）：

- ① 馮璧「明皇擊梧桐圖」⁽¹²⁾
- ② 李俊民「明皇擊梧桐圖」⁽¹³⁾
- ③ 姚樞「被顧問題張萱畫明皇擊梧按樂圖」⁽¹⁴⁾
- ④ 袁桷「擊梧圖」⁽¹⁵⁾
- ⑤ 同「題明皇擊梧圖」⁽¹⁶⁾

⑥ 薩都刺「明皇擊梧桐圖」⁽¹⁷⁾

⑦ 劉雲震「題明皇擊梧桐圖」⁽¹⁸⁾

⑧ 吳師道「唐陳宏畫明皇擊梧桐圖」⁽¹⁹⁾

這些以「明皇擊梧桐圖」為對象的題畫詩，究竟是根據誰的畫來寫的？尚待進一步查証。不過，姚樞與吳師道的題畫詩里，明載着作者張萱與陳宏的名字，這會不會就是剛才提到的「宣和畫譜」中所見張萱與陳閱呢？

在此，我們先看看馮璧、姚樞、袁桷三人的題畫詩。

① 明皇擊梧桐圖 馮璧

三郎耳譜趁花奴 風調才情信有餘

天寶錯來非一拍 霓裳中節亦區區

這首詩的一二句，描寫三郎（明皇）伴着舞妓花奴的舞姿、敲打鼓点的情形。這與「明皇擊梧桐圖」的內容說明相符。第三四句對於撥亂政治節奏的明皇是一種辛辣的諷刺。

③ 被顧問題張萱畫明皇擊梧桐按樂圖 姚樞

阿萱五季名畫師 尤工粉墨含春姿

君王游蕩墮聲色 不知聲色傾人國

開元無逸致太平 天寶奢風生五兵

偃月堂近幽薊遠 潛謀不入芙蓉苑

咸陽行色馬嵬塵 萱筆雖工恐未真

四海蒼生半魚肉 歸來豈爲香囊哭

一日重開日月光 黃金却鑄郭汾陽

「梧桐雨」里「明皇擊梧桐」故事探源

姚樞是一位當過元世祖顧問的人物。詩題「被顧問」即指世祖的下問。反映了姚樞當時的處境、詩意明顯地勸戒君王世祖勿迷溺女色、否則會毀家亡國。畫的內容未明、但既標明為元朝宮廷皇帝的下問、那麼詩題里張萱的「明皇擊梧桐樂圖」是否就是「宣和畫譜」記載的那幅呢？

④ 擊梧桐圖

袁桷

萬樹梨園已失春

秋聲颯颯起胡塵

君王獨立梧桐下

不見當年鎖諫人

此詩描述了楊貴妃死後、明皇歸返長安、只身佇立于秋風颯々、落葉飄零的梧桐樹下的悲慘情景。這與白樸「梧桐雨」第四折中描寫的明皇寥寂的身影極為相近。對此本人頗感興趣。「明皇擊梧桐圖」如本文開頭所述、是一幅以宮中宴樂為主体的繪畫。但其中也包含着明皇孤佇梨園的寥寂身姿場面的描繪。

⑤ 題明皇擊梧桐圖

袁桷

胡兒手持玉環侍君側

睥睨阿環非一夕

宮中秋葉奏清商

笑擊孫枝工按抑

嶧陽之材雲門曲

能使薰風生衆綠

如何促召羯鼓催

鬧紫妖紅看不足

馬嵬陂下催進程

琅璫檀板悲霖鈴

緬思康衢擊壤叟

帶索行歌不知老

此詩的三、四句「宮中秋葉奏清商 笑擊孫枝工按抑」描寫了明皇合着宴樂即興擊梧桐的情形。詩的整體含有說教色彩。

另外、李俊民、薩都刺、劉雲震、吳師道等人的題「明皇擊梧桐圖」詩、雖表達的內容各不相同、但均為「明皇擊梧

桐圖」的題畫詩。由此可見，這一題材的畫經過種々變化，是如何在文人中間廣為流行，又如何成爲文人一般題畫詩的詩材的大致狀況。

四

以上就金元時代流行的「明皇擊梧桐圖」題畫詩，進行了若干分析。頗感興趣的是，可以肯定留下這些題畫詩的大部分作者，都通過白樸之父白華、養父元好問，并與白樸本人有着某種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以下我想就馮璧、姚樞、袁桷三人，選擇一些突出的例証來說明上述情況。

馮璧，字叔獻，真定人也。即與白樸同鄉。可以肯定其與年少二十八歲的元好問（字裕之）有過顯著的交往。從以下元好問『遺山先生集』中的詩文例，足以証實這一點。²⁰

。 綠山置酒同內翰馮丈叔獻、雷兄希顏賦詩、分韻得賓字（卷一）

。 追用座主閑閑公韻，上致政馮內翰二首（卷八）

。 別張御史注云、馮內翰文贈御史詩有鴻冥雉媒之句（卷九）

。 贈馮內翰二首（卷十）

。 奉酬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三首注云、往在崧山時、陪馮內翰雷御史游戒壇。詩中所道蓋當時事也。（卷十二）

。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卷十九）

另一方面，馮璧有「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顏」詩。²¹元好問編纂的『中州集』中，輯錄了包括此詩等十五首馮璧作的詩。金朝劉祁的『歸潛志』卷八記錄了其與同時代人的交友，并記述了趙閑閑曾推崇過元好問的詩文和馮璧的字畫。²²

姚樞、字公茂。受元世祖所賞識、是世祖顧問人物。曾歷任中書左丞、昭文館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等要職。由于他擁有這些顯耀的職銜、因而在當時著名文人中交友甚廣。如：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牧庵集』卷十五)

。三賢堂記

(同卷七)

。壽姚宣撫

(王惲『秋澗大全集』卷十四)

。壽姚雪齋

(同卷十七)

。祭中書左丞姚公文

(同卷六十三)

。中書左丞姚公制

(同卷六十八)

。上姚敬齋啓

(同卷六十八)

。水調歌頭其六、和姚雪齋韻

(同卷七十四)

。同其七、壽雪齋

(同卷七十四)

。中堂事記

(同卷八十一、八十二)

。學左丞姚公充經筵等職狀

(同卷八十七)

。壽姚相

(胡祗通『紫山大全集』卷五)

。題姚雪齋左丞草書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

等諸如此類。另外、還有元好問的『遺山先生集』中「答公茂」(卷九)、「同姚公茂徐溝道中聯句」(卷七)。楊奐寫的『還山遺稿』記載了同爲「明皇擊梧桐圖」留詩的李俊民傳記、其卷上有「與姚公茂書」一文。還有、據明代黃宗羲的『宋元學案』卷九十所記、這位姚樞及其弟子姚燧、楊奐、加上元好問的弟子郝經、統々包括在許衡魯齋學案中的人物里。

袁桷，字伯長，至翰林院侍講學士爲止，一直爲元朝文壇的代表性文人。蘇天爵爲袁桷撰寫的墓誌銘是以「國家文學博洽之儒」這一頌詞開頭的。

在談論袁桷傳記時，絕不可忽視與白樸一家人的深交。其『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中「書白敬甫大字卷後」一文，歌詠了白樸弟白敬甫幼年時期的聰明才智。卷二十七中的「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白公神道碑銘」⁽²³⁾，即是爲白敬甫寫的神道碑。碑文中有這樣的記載：

白文學父子兄弟，俱有文名。

這些是証實袁桷與白華（字文學）、白仁甫（即白樸）、白敬甫父子交往密切的寶貴資料。

以上對金元時代題「明皇擊梧桐圖」詩的作者進行了分析。無論從哪一方面都可看出，圍繞着元好問、姚樞、袁桷、作者們相互結下了密切的聯係。那麼作爲其中人物之一的白樸，在撰寫「梧桐雨」劇中「明皇擊梧桐圖」這一主要場面時，究竟以何爲其構思的源泉，在考慮這箇問題時，前述事實，給予了我極大啓發。

五

元好問的元家與白樸的白家，與中唐時期的元稹和白居易之間的交往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之間爲交情深厚的中州名門關係。正如給白樸『天籟集』賦序的同時代人王博文所描述那樣：

元白爲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

據述，元好問曾贈詩于白樸，并贊賞：

元白通家舊，⁽²⁶⁾
諸郎獨汝賢

此外，『遺山先生集』卷一所收錄的「送欽叔內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學編修」五首詩，就是意識到唐朝元稹、

白居易、劉禹錫之間的交往而作。進一步翻閱元好問的『遺山先生集』，可發現元好問所作涉及白家的詩文如下所示爲數衆多。

。送欽叔內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學編修五首 (卷一)

。示程孫四首 (卷二)

。同白兄賦瓶中玉簪 (卷二)

。常山妣生四十月能搗管作字…… (卷四)

。示白誠甫 (卷七)

。圍城病中、文學相過 (卷八)

。鎮州與文學百一飲 (卷八)

。和白樞判 (卷十)

。善人白公墓表 (卷二十四)

。與樞判白兄書 (卷三十九)

其他、如同時代金朝劉祁的『歸潛志』卷十四收集了白華與元好問的詩句。另外，據王惲的『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八收錄的史天澤傳所記，在戰亂的旋渦中到真定武將史天澤家寄寓的人士中，也有元遺山、白樞判(華)的名字。再有、白樸『天籟集』所收的詞「水調歌頭」附有序云：

子兒時在遺山家、阿姊嘗教誦先叔「放言」、”古今忽白首“、感念之餘、賦此詞云。

根據『天籟集』的王博文序言、白樸父白華戰亂期間下落不明、出于愛好交友、白樸被元好問收留、如親生兒子般地受到撫養。就這樣、白樸受到當代首屈一指的大文人元好問的收養。這可謂文學史上的一件罕見的幸事。毫無疑問、元好問是橫貫金元兩箇朝代的文壇中樞人物、這也正是由于其與包括袁桷、姚樞這些當時具有代表性文人們廣泛交遊的緣故。

清朝朱彝尊在其「白蘭谷天籟集序」⁽²⁸⁾一文中，對白華白樸父子與這些文人們的深交，做出過如下說明：

予因考元人諸集，則匪獨遺山元氏與（白樸）判袂契，若秋澗王氏、雪樓程氏，皆有與白氏父子往來贈送之詩。

日本吉川幸次郎先生也在其著作『元雜劇研究』⁽²⁹⁾（二四六頁）中，對白樸（字仁甫）進行了如下的論述：

另從其交遊而言，首先是得到元遺山如待愛子般的寵愛，這是其中一大重要背景。元初的北方名士，多半以遺山做靠山，這些人士與仁甫之間結下了世交。

然而，深感興趣的乃是：如前所述，這些文人多數都為「明皇擊梧桐圖」留過題畫詩，被元好問收養的白樸將「明皇擊梧桐」這一主題採納于「梧桐雨」中，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

六

在與白樸大致同時代人王伯成的『天寶遺事諸宮調』⁽³⁰⁾里，有這樣一節關於「明皇擊梧桐」的描寫：

。遺事引「么篇」……切記得廣寒宮曲、羽衣縹緲、仙珮玎璫、笑携玉筍擊梧桐、巧稱彫盤按霓裳。

。楊妃梳粧「尾聲」……沉香亭上歌金縷、花萼樓前擊翠梧、按舞霓裳羽衣曲。

。明皇擊梧桐「么篇」……動一派簫韶飲玉鍾、把貴妃攔斷在翠盤中。仙音院一班兒甚謹躬、寧王玉笛、花奴羯鼓、天子擊梧桐。

鄭振鐸先生在其所著『宋金元諸宮調考』⁽³¹⁾中指出：

伯成的「疏雨梧桐」的節目，或甚得白仁甫的那一部『梧桐雨』的雜劇的暗示的罷。

由于缺乏說明王伯成與白仁甫直接關係的資料，目前尚未擺脫推測的範圍。我以為在評談天寶遺事諸宮調過程時，莫如同白樸一樣，將當時文壇流行的明皇擊梧桐的故事巧妙地納入諸宮調中為宜。

又如青木博士所言、元朝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五里可見「擊梧桐」的院本。從文學史發展的角度來分析、也許正如青木博士所指出的那樣、「可以想像得出」白樸的「梧桐雨」可能就是繼承了金代院本「梧桐雨」的系統。但此論包括院本「梧桐雨」的內容、當今都缺少直接資料、我門只能依靠「想像」而已。

天寶遺事諸宮調、院本擊梧桐之類的存在、向我們述說了「明皇擊梧桐」的故事在當時曾衆周知、廣泛流傳這一事實。而對於白樸「梧桐雨」中「明皇擊梧桐」的故事由來、却最終只能凭借現有間接証據來推測、至少從以往的文獻中毫無確鑿証據這一點來看、很難肯定是根據文獻記錄加以論述的。

最後、我想總結一下以上所述。從當時圍繞在白樸周圍的文人中、「明皇擊梧桐圖」題畫詩衆多這一事實分析、我認爲白樸正是由此直接得到啓迪、而構思出「梧桐雨」中「明皇擊梧桐」這一故事主題的。

(周龍梅譯)

註

- (1) 「古鮑老」 屹刺刺撇開紫壇、黃翻綽向前手拈板。低低的叫聲玉環、太真妃笑時花近眼。紅牙筋趁五音擊着梧桐按、嫩枝柯猶未乾、更帶着瑤琴音泛。卿呵、你則索出幾點瓊珠汗。
(「梧桐雨」第一折)
- (2) 「風入松」 止不過鳳簫羯鼓間琵琶、忽刺刺板撇紅牙。假若更添箇么花十八、那些兒是敗國亡家。可知道陳後主遭着殺伐、皆因唱後庭花。
(「梧桐雨」第三折)
- (3) (帶云) 當初妃子舞翠盤時、在此樹下、寡人與妃子盟誓時、亦對此樹。今日夢境相尋、又被他驚覺了。
(「滾繡毬」 長生殿那一宵、轉迴廊、說誓約、不合對梧桐並肩斜靠、儘言詞絮絮叨叨。沈香亭那一朝、按霓裳、舞六么、紅牙筋擊成腔調、亂宮商鬧鬧炒炒。是兀那當時歡會栽排下、今日淒涼斷驀着、暗地量度。
(「梧桐雨」第四折)
- (4) 青木正兒全集第四卷(春秋社、昭和四十八年)所收。
- (5) 莊蓼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爲宋秘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蓼塘既沒、子孫不知保惜、或爲蟲鼠蝕齧、或爲鄰識盜竊、或供飲博之需、或應餽覆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

(6) 祕書郎喬仲山云、至元十年(一二七三)自以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出州市、色青質堅、樹於道傍、中有人骨一具、跌坐若生而成者、與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

(7) 逸圖零落御前幄 心醉華清按樂聲

擊損碧梧緣底事 促教秋雨劍關行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七「明皇按樂圖」)

(8) 明皇擊梧桐一卷、今在歙吳司成遠處、長幾一丈。前四五寸綉碎甚、無款。後有虞伯生跋、爲李唐、然簡古勁峻似馬遠一卷。

(9) 前註(8)に同じ。

(10) 卷一。

(11) 元錢選明皇擊梧桐圖……趙飛燕舞在掌中、楊玉環比昭陽微有肌、爲盤中舞宜也。謝阿蠻等奏樂其旁、而潞州別駕(玄宗)所

按與之諧、則其素習可知。雖微楊玉環、獨無一盤中之人哉。來漁陽之鼙鼓不專在羽衣一婆娑也。吾惜楊玉環受誣已久、漫因

錢吳興(選)爲一舉未滅之。

(12) 金·元好問輯『中州集』己集第六。

不使梨園弟子知 太平音在鳳凰枝

一朝野鹿銜花去 長恨秋風落葉時

明·孫原理輯『元音』卷一。

(13)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三。

(14) 同卷七。

(15) 華清池頭涼思動 綠桐擊去朝陽鳳

阿環起學飛燕輕 笑喚三郎作供奉

羯腔打徹西涼州 錦茵蹴踏雙鴛鉤

彩鸞吟細朱櫻破 一葉忽飄天下秋

愁聲換出鐸鈴語 三十六宮散秋雨

曲江宮曉清露寒 零亂瑤階逐風舞

(16) 官殿蕭森蔭碧梧 杖頭白雨趁花奴

還留飛下漁陽鼓 一曲霓裳救得無

(17) 三郎半醉玉顏開 手曼青桐舞節催

老樹無情應解笑 曲成那得鳳皇來

(李俊民『莊靖先生遺集』卷四)

(薩都刺『雁門集』卷四)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

(吳師道『禮部集』卷九)

- (20) 元好問還有叫馮內翰的詩友，即馮延登字子駿。參看『遺山先生集』卷十九馮延登神道碑銘。
- (21) 金·元好問輯『中州集』己集第六。
- (22) 趙閑閑……詩頗許麻知幾，元裕之（好問），字畫頗許麻知幾，馮叔獻（璧）也。
- (23) 國家有文學博洽之儒，翰林侍講學士袁公、諱桷，字伯長，慶元鄞縣人也。（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九所收袁桷墓誌銘）
- (24)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
- (25) 白於太原爲令族，至金源氏興太原衣冠爲最盛，而白氏兄弟相繼踵儒科，……諱華，字文學其季也。……白文學父子兄弟俱有文名。
- (26) 元白爲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太素（白樸）卽寓齋（白華）仲子，於遺山爲通家姪。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遺山遂契以北渡。……遺山每過之，必問爲學次第。常贈之詩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
- (27) 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遊依。若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華）、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徒單顛軒爲料其生理，賓禮甚厚。
- (28) 『曝書亭集』卷二十六。
- (29) 岩波書店，昭和二十三年。
- (30) 凌景埏·謝伯陽校注『諸宮調兩種』（齊魯書社，一九八八年）所收。
- (31) 『鄭振鐸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所收。

※本稿的原型爲一九九〇年七月在韓國漢城大學召開的第三屆漢城大學九州大學中國學學術交流會議上發表的研究報告。本文的漢譯得到周龍梅女士的協助，並得到張少康老師的校閱指導。特此致謝。

（一九九〇年十月）